



世界当代
中短篇
小说精选

英國卷

血 窟

团结出版社

· 世界当代中短篇小说精选 ·

血 窟

英国卷

倪培耕	主编
文美惠	编选
红辣椒创作中心	策划

团结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窟/文美惠编选.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4

(世界当代中短篇小说精选/倪培耕主编)

ISBN7—80061—643—6

I. 血… II. 文… III. 小说—作品集—英国—当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3965 号

责任编辑: 王宇珍 装帧设计: 春 晓
策 划: 红辣椒创作中心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5 年 3 月 (大 32 开) 第一版

199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300 千字 印张: 12.5

ISBN7—80061—643—6/Ia • 296

定价: 11.80 元

目 录

- 维·索·普里契特
声 音 吴 莹 译 (2)
- 格雷厄姆·格林·
第十个人 吕富黔 李文刚 译 (11)
- 达夫妮·杜·莫里叶
不要在午夜之后 史津海 译 (98)
- 罗纳德·达尔
人 皮 秦 湘 译 (143)
- 安东尼·伯吉斯
无休止的旅行者 汪义群 译 (161)
- 穆里尔·斯帕克
另一双手 晓 渝 译 (176)
- 多丽丝·莱辛
草原日出 沈 黎 译 (189)
- 艾里斯·默多克
特别的东西 杨 怡 译 (200)
- 金斯利·艾密斯
绿人再次出现 施咸荣 译 (221)
- 约翰·韦恩
救生员 施咸荣 译 (234)
- 鲁斯·加布瓦拉
婚外之恋 王世跃 译 (261)
- 阿兰·西利托

第二次机会	梁仁哲 译 张 篷 校 (277)
斯坦·巴斯托	
等 待	刘若端 译 (326)
安·苏·拜厄特	
七月幽灵	常 立 译 (334)
安吉拉·卡特	
血 窟	于晓丹 译 (353)

维·索·普里契特

维·索·普里契特(V·S·Pritchett 1900—)英国作家,曾做过皮货商,当过推销员,后任记者。曾为《新政治家》任评论撰稿人,后为该刊社长。先后在英美许多大学任教,1971年成为美国文艺学院的名誉院士,1974—76年任国际笔会主席,1974年获国际笔会传记奖。

普里契特一生著述丰富多样。除长篇和短篇小说外,还写过评论、游记、传记等。普里契特尤其以短篇小说著称,他对生活具有细致的观察力,语言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的作品多以中下阶层为对象,善于抓取片断的生活场景,进行幽默风趣的描写。普里契特的短篇小说集有《西班牙处女》、《生活由你自己安排》、《这可能永远不发生》、《我的姑娘回家时》、《坎伯韦尔美人》、《短篇小说选集》等。他的其他著作有长篇小说《前进中的西班牙》、《死者在引导》、《贝伦克尔先生》、《悬崖边》;评论集有《在我的好书里》、《活的小说》、《书评》;传记有《巴尔扎克传》、《屠格涅夫评传》和两本自传体作品《门口的马车:自传——早年》和《午夜灯火:自传之二》。

小说《声音》,描写人们抢救埋在炸塌教堂地下室里一位牧师的故事,小说深刻展示了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和相互理解。这是很能代表普里契特创作特色的一个短篇。

声 音

维·索·普里契特

吴 莹 译

抢救人员从瓦砾堆上直起身子，倚着铲子传下话来。警察招呼人群：“肃静 5 分钟。请不要讲话。他们想仔细听听他到底在哪儿。”

人们不着声了，都伸长脖子朝绳子拦着的另一头的教堂望去。教堂已毁，看上去活像一颗腐牙，在街上形成一个缺口——炸弹炸掉了正面的墙和屋顶，阳台也已倾覆。独有那块赞美诗告示牌莫名其妙地完好无损，上面依然写着上个星期日的赞美诗。

吹来一阵微风，人们闻到了一股布片燃烧的焦味儿。这气味是从另一条街传来的，在那儿也有一个与此地类似的场面。一辆公共汽车呼隆隆地驶过；人们全无可奈何，气呼呼地扭过头去望着它，一直到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渐次消逝。从哪一家的屋顶上飞出一只鸽子，人们眨巴着眼睛看它从建筑物上空飞过，像是预示着解脱。四下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不一会儿，抢救队听见了一个微弱的声音，被埋在瓦砾堆下的那人又在唱了。

起先，那声音听不真切，但很快能听出一支有腔有调的曲儿来了。两个营救人员拿起铲子往底下大声叫喊，给那个被埋的人打气。于是歌声变得更加响亮有力，连歌词也能听清了。抢救队队长叫大家后退，站在近处的人侧耳屏息静听，终于把歌词听明白了：

啊，主的声音威震江海，

汹涌波涛不复怒号。

埋在下面的人在唱一首赞美诗。

一个牧师正同教区执事站在教堂废墟的中央。

“那是摩根先生，没错儿。”教区执事说道。“他很会唱歌，为此

还得过银质奖章。”

弗兰克·刘易斯牧师皱起了眉头。

“是金质奖章，这我拿得准，”刘易斯先生干巴巴地说。这会儿他知道摩根还活着，于是说道：“他在那里面搞什么鬼名堂？他是怎么进去的？昨天晚上8点是我亲自给大门上的锁。”

刘易斯是一个瘦长结实的中年人，但是沾满他头发和睫毛的白色尘埃，加上他老是伸出舌头舔去干燥嘴唇上的灰土以及不住摆动下巴的那种样子，使人感到他像个易怒、多疑、一刻都静不下来的老头儿。他一宵没睡，忙着空袭之后的抢救工作，现在已筋疲力尽了。看到教堂被炸毁；摩根，那位人称牧师的摩根，又被活埋在下面，这下他真是支持不住了。

抢救人员继续挖土，已经挖出一个大洞，其中一人正在洞里用手往筐子里装垃圾。那人一边挖，一边带起了烟雾般的尘土。

歌唱的声音并未停止，而是照样继续着，低沉圆润，雄浑有力，唱的是一节又一节的赞美诗。那声音从破砖碎瓦中冒出来，就像树木顽强地破土，不可抑制地、戏剧性地生长，终于枝叶茂密，浓荫遮蔽一切。这是一种像黑黝黝的臂膀一样向你铺天盖地压来的浓荫。

“所有的威尔士人都能唱歌，”教区执事说道。接着他想起刘易斯也是威尔士人，这才赶紧声明：“我对威尔士人可没什么意见啊。”

真丢丑，刘易斯想道。他干吗一定得唱得这么响？干吗要大肆宣传自己？昨天晚上是我亲自锁上大门的。真见鬼，他是怎么进去的？而刘易斯真正的意思是：这鬼东西是怎么进去的？

在刘易斯眼里，摩根虽说是人，简直同魔鬼没什么两样。摩根经常身穿紫色牧师长袍，脑门上覆一顶无檐便帽，在街道向阳的一边像红衣主教般神气活现地闲荡；刘易斯每次打他身边走过总禁不住要打一个寒战，心中充满厌恶和鄙夷。摩根是个已被免除圣职的牧师，是刘易斯的前任。倘若严格按法律行事，此人早该蹲监狱；

而要不是主教宽容，他也确实会身陷囹圄。可是老头儿对这一切才不当一回事呢，照样穿着牧师的衣服招摇过市：披一头长者的白发，一双眼睛因饱尝了人间的酒食而半闭着，走起路来好似一个踌躇满志、洋洋自得的戏子，一个长着鹰钩鼻的淫棍，一个小使女属意的老色鬼，一个酒店老主顾，一个热衷于下赛马赌注的人，一个嘴叼雪茄烟的脚色。真可怕，然而炸弹偏偏把他埋在地下；只有魔鬼的歹毒心计才想得出来，惩罚罪人时还要惩罚教堂。而现在，从教堂的废墟下传出那恶棍的声音，做作得厉害，又充满了邪恶的骄矜。

突然，那根倾斜的栋梁发出咿呀一声，石板瓦哗啦啦地往下滑落。

“快出来，栋梁撑不住了，”教区执行叫喊道。

正在挖土的那人挣扎着从洞里爬出来，因为坍塌，洞口一下子凸起来了。只听得一阵沉闷的土崩声、木头刺耳的碎裂声，接着是砖头、尘土纷纷滚落水里的声音。大团尘土滚滚而起，呛得大家透不过气来。脚下的瓦砾像跳步态舞似的晃动不已。大家赶快往后退，一边扭头注视着那堆废墟，仿佛坍塌仍在继续似的。可是废墟已经静止不动了。人们站在那儿，吓得魂飞魄散，疑惑不定。不一会儿，有一个拿着铲子的抢救人员说：“那家伙没声音了。”

大家傻乎乎地瞪着眼。真的，那人不再唱了。第一个移动身子的是牧师。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刚才是洞口的地方，跪了下来。

“摩根！”他低声唤道。

接着他提高嗓门叫喊：“摩根！”

刘易斯没听到回答，于是开始用手扒开破砖碎瓦。

“摩根！”他叫喊道，“你听得见吗？”他从一个人手里夺过一把铲子，开始挖掘并把挖出的土往四下撒去。这时，他已不再细想，也不再嘀咕。他的表情已完全变了。“摩根！”他叫喊着。他往下挖了两英尺，谁也不去阻止他。大家迷惑不解地注视着这小个儿，突然发疯似的来了劲儿，手脚麻利地刨着地，一边呸呸啐出嘴里的尘

土，甚至把指甲都磨损了。终于，他们看见铲子挖通了先前的洞口。牧师即刻钻下洞去扩大战果。他越挖越深，身子也越来越往下陷。接着他在倒下的那根栋木形成的突出处下面不见了。

地面上的抢险队实在无能为力，听着他叫唤：“摩根，我是刘易斯，我们这就来。你听得见吗？”他大声嚷嚷要了一把斧子，不一会儿他们便听见他用斧子猛砍的声音。他像一条狗或者说像一只兔子似地在挖掘。

刚才那样的歌声竟然停止了，居然再也听不见了！刘易斯这样想着。此刻这般的死寂叫人多么难受。一个雄浑自豪的嗓音，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声音，苍松翠柏一般的声音，一个人灵魂的呼叫就像黎巴嫩的雪松一样在空气中回荡。这样的男低音我先前听到过一次，那是战前在纽汤的欧文堤岸。“摩根！”他叫喊道，“唱呀！上帝会宽恕你的一切罪过，只是你得唱呀！”

跟在牧师后头进入坑道的那个抢救队员回过头来向同伴们喊道：“我可毫无办法。这家伙堵着通道呢。”

刘易斯在坑道里干了半小时后，遇上了一件奇特的事。坑道越来越潮湿。脚踩在地面上又松又软。突然他的双膝陷了下去。一条缝隙中出现了一块布条，那是圣器室的帷帘，要不就是圣餐台栏杆处的地毯，大概是松开后挂在那儿的。刘易斯发现自己这会儿正朝着黑咕隆咚的地下室张望。他趴下身子，把头和双肩伸进洞里，往四周摸索了一阵，直到碰上了坚实的东西。地板的桁木东歪西倒地陷在地下室里。

“摩根，你在那儿吗，朋友？”他叫道。

他倾听自己的叫喊发出的回声。这使他想起小时候对着蓄水箱高声说话时的情景。突然他的心怦地一跳。从倒塌的地板下面黑洞洞的地方传来了应答声，听上去说话人像是舒舒服服地躺在那儿，刚刚打了个盹儿醒来，声音重浊而倦慵。

“是谁呀？”那声音问道。

“摩根老兄，我是刘易斯。你伤着了吗？”污水刺痛了刘易斯布满尘埃的眼睛；因为着急，说话时嗓门更是痛得难受。他胸中洋溢着宽恕和怜爱。下面又传来摩根那低沉重浊的声音。

“你这该入地狱的怎么这么久才来？”那声音说道：“我他妈的差不多已经把威士忌喝光了。”

正是“地狱”这个词改变了刘易斯先生的想法。对他说来，地狱是实际存在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他相信有地狱。每当他在诵《圣经》时读出“地狱”这个词的时候。他仿佛看到熊熊的地狱火像斯旺西^①高炉里的火苗那样升腾。对刘易斯先生来说，“地狱”是一个职业性的而且又是富有诗意的词儿。一个被逐出教门的人没有权利使用它。讲粗话和喝烈酒，这两桩事都是刘易斯先生所憎恶的。想到威士忌竟出现在他的教堂里，他不由得怒气冲天。好一个摩根，竟大大咧咧、舒舒服服躺在（是他自己说的）撑着塌陷的地板的那张旧圣坛桌下，喝着一瓶威士忌！

“你怎么进来的？”刘易斯在洞口厉声问道。“昨天晚上我锁门的时候你在教堂里？”

老头儿不像刚才那么气粗了，回答时甚至有点儿闪烁其辞：“我有钥匙。”

“你有钥匙？！教堂唯一的一把钥匙在我这儿，你从哪儿弄来一把钥匙？”

“我的旧钥匙。我以前一直有一把钥匙的。”

跟在牧师后面进坑道的那人爬出坑道，来到地而上。

“行啦，”他说，“他找到他了。两人这会儿正在大吵呢。”

“这使我想起了用雪貂狩猎。我从前总是跟我家老爹带着雪貂去狩猎，”警察说道。

① 斯旺西(Swansea)：英国威尔士南部一城市名，冶金中心，主要产品有钢和马口铁等。

“你应当把钥匙交出来，”刘易斯先生说。“你以前来过这里吗？”

“来过。不过我以后不来了，”老头儿说。

粉状碎石像计时沙漏里的细沙一样刷刷地流下，受着重压的栋木吱嘎吱嘎地作响，就像一口大钟响亮的钟摆声。

刘易斯先生感到，经过了这些年他终于面对面地见到了魔鬼，而且这魔鬼已落下陷阱被抓住了。栋木继续吱嘎作声。

“大家为此已冒着生命危险苦苦挖了几个小时，”刘易斯说，“我的这套衣服也完了……”

在他说话的当儿，吱嘎吱嘎声已经越来越响。蓦地，只见地板猛地一斜，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接着是巨大的吱嘎和爆裂声。

“那个桌子脚要撑不住了，”摩根从下面超脱地说道。这时，地板轰地坍下。坑道里的那个洞口被撕拉出一个大口子，刘易斯在黑暗中乱抓，好不容易抓住了一块木板。木板一个晃悠把他带了出去，一瞬眼他已两手悬攀着吊在地坑上。

“我要掉下去啦，救救我，”刘易斯惊骇地大叫，“救命哪！”没有人答应。

“喔，上帝呀，”刘易斯大声叫喊，双脚乱踢想找到一个立足点。“摩根，你在哪儿吗？拉住我，我要掉下来啦。”

接着只听得刘易斯发出一声打鼾似的呻吟声。他再也拉不住了，摔了下去。他足足掉下去两英尺。

汗水从他的腿上淌下，脸上也粘粘糊糊的。他浑身稀湿。他趴在地上气喘吁吁。待他缓过一口气来，他还是不敢大声说话。

“摩根，”他轻轻唤道，一面还在喘气。

“只断了一条桌腿，”老头儿用刺耳的粗嗓门低声说，“另外三条腿还行。”

刘易斯趴在地上喘气。有好一会儿没人说话。“难道你以前从来没有害怕过吗，刘易斯？”摩根问道。刘易斯还没缓过气来回答。

“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吓得魂不附体，”老头儿平静地问道，“就像一棵烂空蛀穿了的老树，像一只软绵绵的烂桔子？你到这下面来救我，真是个傻瓜。换了我才不会来救你呢，”摩根说。

“你会的，”刘易斯好不容易地说道。

“我不会的，”老头儿说。“我害怕。我是个老人，刘易斯，我受不了啦。空袭加紧以来我每个晚上都躲到这里来。”

刘易斯听着那声音，低低的，充满了自责。这声音粗糙犹如泥土，犹如亚当踢过和踩过而扬起来的呛人的尘土。这一回，刘易斯先生的泥土第一次倾听摩根先生的泥土说话。摩根的声音虽说已变得粗糙难听，不如唱歌时那样，但它却是温和而断断续续的。

“等你定下心来以后，”摩根说，“你最好唱歌。我可以唱上一小节，但唱不多。威士忌已经喝完了。那就唱吧，刘易斯。即使他们听不见，你唱着歌会感到好受些。你唱高音吧，刘易斯。”

地面上，日光下，抢救队员们嘴角的痛苦表情消失了，教区执事那沾满尘土的嘴唇上绽开了笑容。

“听见了吗？”他说，“地道的威尔士合唱！”

格雷厄姆·格林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 1904—1991)英国小说家,曾就读于牛津大学,毕业后在《泰晤士报》和《观察家》周刊任职,1941—1943年在外交部任职,曾被派去西非,后来又到过亚洲及拉丁美洲。这些经历给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他从1925年开始创作,出版了诗歌《唠叨的阿普里尔》,他的主要创作为小说,也写过剧本、电影脚本、儿童故事、游记、评论等。他把自己的作品分成两类:消遣作品和严肃作品。但两者间并无明确的界限。他善于以现实主义手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敢于接触当前人们所关注的重大国际问题。他的小说时常描写处于信仰和现实矛盾之中的平常人的内心斗争。格林的小说常以惊险、间谍小说形式出现,内容涉及暴力、政治谋杀、国际阴谋,但其格调显然高出一般以消遣为目的的通俗小说。他的故事情节紧凑,以充满行动见长。因此他的小说可说是雅俗共赏,拥有众多读者。他先后得过霍桑登奖、布莱克纪念奖、莎士比亚奖、托马奖、莫尔奖章和耶路撒冷奖。他的小说有《伊斯坦布尔列车》、《一支出卖的枪》、《布赖顿硬糖》、《权力与荣耀》、《问题的核心》、《事情的结局》、《沉静美国人》、《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勾销的病案》、《喜剧演员》、《随姨母旅行》、《名誉领事》、《人的因素》。还有短篇小说集《我们可以借你的丈夫吗?》、《短篇小说集》等。

《第十个人》是格林旧作,1983年发现后,于1985年发表。本篇作品叙述在二次大战中被德国俘虏的律师,用

自己全部财产向同狱者换取死刑判决。战后,律师回到了自己的故宅,而故宅的“新主人”(死者的母女俩)天天盼等着“那位律师”归来,以图报仇……作品情节紧凑,悬念迭出,惊险扣人,颇能代表格林的特殊风格。

第十个人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吕富黔 李文刚 译

第一部

1. 狱中时间

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都只能按一日三餐估算时间，这很不准确，因为开饭既不定时，更不准时。他们整天玩些孩子气十足的游戏，聊以自娱。天一黑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倒头便睡，谁也不会等天黑到某个时刻，因为谁也无法知道准确的时间。实际上各有各的时间，有多少囚徒就有多少种时间。当初，这 32 个人刚投入监狱时，他们当中原有三块相当不错的手表和一只二手货、走得不准的钟——拿它主人的话说——是只闹钟。有两块手表最先开了路：一天早晨 7 点钟（闹钟指的却是 7 点 30 分），表的主人被带离牢房。没多久，大约过了几个小时，他们发现那两块表出现在两个看守的手腕上。

这样只剩下那只闹钟和一块笨大的老式银怀表。怀表是布尔热市长的财产，闹钟的主人则是位名叫皮埃尔的火车司机。渐渐地这两人之间的竞争饕餮涿鹿锱铢从秣苛遥 V 嵌既街叁奔浣整粲啊他俩，而其余的 28 个一点都没份。这样一来，现在就有了两个时间，各人都说自己的时间准，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这种狂热劲使他俩不由自主地脱离了自己的同伴。白天，不管什么时候，人们

总是看到他俩老是呆在这个宽大混凝土棚房的同一个角落里。他们甚至一日三餐都吃在一起。

有一次，市长忘了给表上发条，那天恰好有各种传闻。因为头一天夜里他们听到从市区方向传来一阵枪声。恰好在两个有表的囚徒押走之前那天夜里，他们也听到过类似的枪声。每个人的脑瓜里都浮现出“人质”这一字眼，这字眼仿佛像一个阴沉的云团，愈滚愈大，凭借着那变幻莫测的气流和风向渐渐呈现出“人质”这个字形。狱中的各种奇怪的念头愈来愈盛，市长和火车司机靠得也更紧了：仿佛他们担心德国人存心要挑有表的人，使囚禁者无法了解时间。市长甚至向同室的囚禁者提议：将仅存的那两个计时工具收藏起来，免得大家都受用不到这两块钟表的恩惠，正当他开口要讲这个主意时，又突然觉得这个主意似乎等于说自己是胆小鬼，所以他话讲了一半就又咽了回去。

不管那天晚上有什么原因，反正是市长忘了给表上发条。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时天刚放亮，勉勉强强能看清一丁点儿，他就急不可待地看着他的表。“喂！”皮埃尔故意发问，“几点了？你那个老古董几点了？”表的指针像一堆无人过问的废料停在0点3刻。

透过铁栅栏，他望了望外面灰蒙蒙的天色，迅速估算了一下，口气似乎很坚定地说：“现在是5点25分。”此时，却遇上了另一个锐利目光，他生怕此人会看穿他的骗局。这个人是巴黎的一位律师，名叫夏韦尔，一个孤僻的家伙，他总是想显示自己很通人情，可总是弄巧成拙。大多数监禁者都把他看成是个怪人，甚至把他当个笑料。在他们看来，律师可不是人们可与之相处的人，而是一尊高大的玩偶，只有到了特定的场合下才被搬出来，不过现在他已失去了黑色的法袍。

“扯淡！”皮埃尔抢白说，“你那老古董是怎么搞的？现在正好是5点3刻，一分不差。”

“你那个蹩脚的闹钟总是快走如飞。”